

酒杯里的魅影

■吴慎勤

三月的风还带着料峭,阿芸的电话却像火种,点燃了梨花沉寂的生活。

“今晚老地方,大老板买单,人齐了给你介绍个发财的机会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裹着火锅的热气,阿芸在塑料大棚里开麻将馆,指甲上的蔻丹涂得鲜红,说起钱来像数着麻将牌里的筒子。

包厢里的水晶灯折射出五张熟悉的脸。美娇还在邮局里上班,她负责分拣信件,进来时裤腿上还沾着未干的墨迹,说起话来带着邮票的油墨味;春梅的药店刚盘下隔壁一间30多平方米的铺面,眼镜片后透着生意人特有的精明,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,像在计算药材的利润率;香草坐在主位,宝姿套装衬出她脖颈修长,手腕上的翡翠镯子泛着柔软温润的光泽,举手投足间带着商场的杀伐气。“上个月刚拿了城东的一块地,一百亩,建个一站式商场。”香草用骨瓷勺子搅着燕窝羹,声音像羽毛般轻盈,“姐妹们跟着我,包赚不赔。”她的手指在空中画了个圈,仿佛那片土地已是她掌中的玩物。

阿芸第一个举起酒杯:“我投五十万元!跟着香草姐,喝汤也能捞着肉!”她的项链是金黄色的,在灯光下晃得人眼晕眩。春梅推了推眼镜:“商铺回报率能到多少?签保底协议吗?”她从包里拿出计算器,屏幕上闪烁着冰冷的数字。

梨花攥着桌布的指尖一阵阵泛白。桌布上的花纹是大朵的牡丹,被她攥得皱成一团。她想起床头柜里的存折,那是给儿子攒的大学学费,数字后面总跟着三个零,像三个沉甸甸的砝码。“我不懂生意,也没多余的钱。”她的声音有点卡,带着沙沙的杂音。

香草放下勺子,目光温柔却带着穿透力:“梨花,穷了半辈子还没受够?你那两套房,就是活本钱啊。”她的手指轻轻敲着桌面,发出有节奏的声响,像在敲打着梨花心里那道脆弱的防线。

二

丈夫王友平的眉头锁了三天。这个在街道办写了三十年通知的男人,习惯了用红笔在文件上画圈,却第一次面对“抵押”两个字时感到眩晕。他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,手指在银行贷款合同的“违约责任”那一页颤抖,像触摸着滚烫的烙铁。

“银行的贷款可比结婚证还厚,你能看懂吗?”他把合同扔在茶几上,纸张发出沉重的声响。

梨花坐在沙发上,电视里的新闻在播放房价走势。主持人的声音甜腻得像蜂蜜,却掩盖不了数据背后的冰冷。“香草说商场明年就能开业,租金按月打给我们。”她掰着手指计算,“一套房贷六七十万元,利息一分五,比存银行划算多了。”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兴奋,像个发现新大陆的孩子。

客厅的挂钟敲了十下。王友平终于叹了口气,从公文包里拿出钢笔。他的手在颤抖,笔尖在合同上留下一串不规则的墨迹。“要做就签借款合同,不是入股。白纸黑字写清楚,每月利息按时打,本金五年后还。”他的声音带着疲惫,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。

银行的客户经理戴着金丝眼镜,笑容标准得像教科书。他用红印泥按在贷款合同上,鲜红的印章像个醒目的警告:“两套房评估价一共一百八十六万元,我们行最多贷七成,一百二十六万元。”他的声音像机器发出的电子音,没有一丝温度。梨花在签字时,手腕忽然莫名地酸软。她想起婆婆临终前攥着她的手说,“房子是根,不能动。”那声音像根细针,轻轻刺了她一下,却被她硬生生地压了下去。

三

四月的第一个周末,香草带着姐妹们去工地奠基。梨花站在尘土飞扬的空地上,看着挖掘机铲起第一铲土,心里的不安像野草般疯长。黄土里混杂着石块,被挖掘机高高举起,又重重落下,像她那颗悬着的心。

“那边规划的是停车场。”香草指着远处的脚手架,“以后这里就是城

的商业中心,你们就等着收租金吧。”她的声音被风刮得支离破碎,像风中的残叶。

银行的短信在每月十五日准时到来。起初是七千五百元的利息提醒,后来变成了逾期催收。短信里的文字像一条毒蛇,缠绕着梨花的心。

“香草姐,这个月的利息怎么还没打?”梨花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,声音带着哭腔。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背景音,香草的声音带着疲惫:“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,等商铺预售款到了就给你们。”她的声音像蒙着一层纱,模糊不清。

六月的暴雨下了整整三天。梨花在阳台收衣服时,看见小区门口停着辆陌生的黑色轿车。两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进单元楼,手里拿着文件袋,眼神像扫描仪般扫过楼道里的每家每户,让人不寒而栗。

当天晚上,王友平拿着一张法院传票回来,脸色比窗外的夜色还沉。“香草的公司被起诉了,她把商场的土地抵押给了小额贷款公司。”他把传票放在桌上,纸张发出沉重的声响,像一块巨石压在梨花的心上。

“我们的房子呢?”梨花的声音带着颤抖。王友平没有说话,只是把传票翻到最后一页。上面的字迹像一把把刀子,刺向梨花的眼睛:“涉案资产将被依法查封、拍卖。”



《海礁织雪》。陈龙 摄

面试

■张泽宏

骄阳似火,宏德服装公司应聘大楼外,空气里弥漫着燥热的气息。拐角处的绿草花坛旁,一位满头霜白的老人正半趴在地上,枯瘦的双手死死攥着轮椅扶手,指节泛白,却怎么也撑不起身体。

“小姑娘,行行好,拉我一把吧?”老人听见脚步声,缓缓抬头,声音沙哑而疲惫。

走来的是敖曼,她穿着剪裁合体的职业套装,长发挽成精致发髻,手里紧攥着烫金封面的简历,脚步匆匆。看到老人狼狈的模样,她眉头瞬间拧成疙瘩,小声嘀咕:“面试要迟到了,没空管你。”说着便踩着高跟鞋快步走开。

没过多久,又一个身影匆匆走来,是背着限量款挎包的青桃,她边走边对着小镜子补口红。

“小姑娘,麻烦搭把手行吗?”老人再次恳求。

青桃停下脚步,上下打量着老人,眼神里满是警惕:“大爷,碰瓷的套路我见多了,我还要去宏德面试呢,可别耽误我前程。”说完转身小跑着进了大楼。

扎着马尾辫的林晓快步走来,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衬衫,脸上带着干净的笑意。林晓走到老人身边,蹲下身子,伸出手稳稳托住他的胳膊:“大爷,我扶您起来。”

她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扶起,又弯腰用力拔出卡在缝隙里的轮椅轮子,把老人扶到轮椅上坐好。

“小姑娘,真是太感谢你了。”老人握着林晓的手,眼里满是感激。

“不客气大爷,您要去哪儿?”林晓笑着问。

“我去前面那栋应聘大楼找人。”

老人指了指不远处的大楼。

“真巧!我也去那儿面试。”林晓眼睛一亮,顺手接过轮椅推手,“我送您过去,正好顺路。”

“可别耽误你面试啊。”老人连忙说。

“不耽误,时间还早呢。”林晓推着轮椅慢慢往前走,还关切地问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到了大楼门口,老人执意让林晓先去面试,林晓叮嘱他注意安全后,才快步走进电梯。

应聘办公室里,敖曼和青桃看到林晓进来,两人交换了一个轻蔑的眼神。面试官是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,他看了看手表,开口道:“最后一位应聘者到了,面试开始。”

敖曼率先起身,递上简历,语气带着傲慢:“经理您好,我是名牌大学本科毕业,主修服装设计,有三年行业实习经验,参与过多个知名品牌的设计项目,完全能胜任这个岗位。”

青桃紧接着站起来,扬了扬海外学历证书:“我是海归硕士,设计作品多次登上国际秀场,专业能力和国际视野更具优势。”

经理点了点头,目光转向林晓:“你呢?”

林晓脸颊微红,递上简历:“经理您好,我刚高中毕业,没有名牌学历,但我跟着做裁缝的妈妈学了五年衣服,熟悉面料特性和裁剪技巧,能独立完成设计制作。”

“扑哧——”敖曼和青桃忍不住笑出声,青桃嘲讽道:“高中毕业也敢来应聘宏德设计师?真是自量力。”

人力资源经理推了推眼镜,语气平淡:“林小姐,我们看重学历背景,很抱歉,你被淘汰了。”

林晓脸上露出失落,但还是礼貌地说:“谢谢经理给我面试机会。”

就在这时,办公室门被推开,刚才的老人身着笔挺西装走进来,声音铿锵有力:“等一下,儿子,这个决定太草率了!”

敖曼和青桃顿时愣住了,异口同声地说:“是你?!”她们万万没想到,路边的老人竟是公司大人物。

人力资源经理连忙起身:“爸,您怎么来了?”

原来,老人是宏德创始人兼董事长陈宏德。他打开手里的黑色包装袋,拿出一条裤子:“你们都是来应聘设计师的,说说这条‘光感一号锁温裤’的核心卖点。”

敖曼和青桃看着裤子,支支吾吾半天,只说得出口“保暖舒适”这样笼统的答案。林晓走到裤子前仔细查看后,从容应答:“这条锁温裤解决了传统保暖裤臃肿不透气的问题,光感面料能将吸收的红外线转化为热能,轻薄有弹性,可调节裤腰和收口设计也很贴心,兼顾实用与美观。”

陈董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,看向经理:“儿子,学历和经验固然重要,但对产品的敏感度、扎实的专业功底,还有善良正直的心,才是宏德真正需要的。我们不要只会纸上谈兵的高才生,要的是有温度、有担当的设计者。”

他转向林晓,眼神满是赞赏:“小姑娘,欢迎加入宏德。”

林晓愣住了,随即露出灿烂的笑容。敖曼和青桃则面红耳赤,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她们终于明白,楼下转角的那场求助,其实就是面试的开始。在人品与初心的考量中,她们早就输了。

造星

■严奇

太阳升,闹钟响,翊昭睁眼,翻身下床,启动车床打磨铁锤,抄起铁锤敲打电机,电机发电修理AI助手,指挥AI助手操作高脚机器人。高脚机器人晃晃荡荡走出院外,给稍显锈色的铁牌坊挂上招牌——翊昭卫星工坊。翊昭爽朗一笑,跳回床上发呆。床顶天花板上,贴着新设计的卫星草图,构图精致,风格大胆。

三天前,翊昭接到人生中的第一张订单,研发一批“栽椰低空卫星”。客户需求十分简单,卫星携带椰苗上天,太空吸收阳光生长,围绕地球飞行一圈,定点抛下直插入地,动态洒水监测长势。收到订金后,翊昭拍打胸膛,保证按时交单。姐姐郡忻听闻,满脸愁容。

“得亏咱们国家航天工业发达,国产具身机器人蓬勃发展,让大多数个体户能在自家院子里生产卫星。”郡忻拉着机械狗,清理工坊里的杂物,“但你也不能拍拍屁股,说干就干呀!把退伍费全都砸里头,万一亏了咋办?”

测试间内,翊昭手中焊枪闪烁,卫星原型机渐渐成型。他隔着玻璃喊道:“姐!你忘了老爸为啥给我取这名不?”

郡忻抿嘴,“记得。翊昭。立羽追日的意思。”

“那就得了。”翊昭放下焊枪,傻傻一笑,“我的梦想就是研发出微型太阳卫星,为闾神星的居民们送去光明。”

“知道啦!闾神星是你当兵时的驻地。”郡忻抱一坨脏衣服塞进洗衣舱内。

“完成这笔订单是第一步。”翊昭走出测试间,擦干额头汗水,挥挥手安排AI助手继续加工原型机。他双手搭上郡忻的肩膀,“下一步,用这套专利投稿,参加文昌市航天工业创业大赛,争取拿奖。”

郡忻叹一口气,“努力就好!多等一等,梦想没准就实现了。”

这时,邮件提醒响起,翊昭打开投影,看了一眼,喜上眉梢,“好消息!客户对我设计的草图很满意。打算注入资金,除了支持我参加创业大赛,还打算资助我研发微型太阳卫星。”

郡忻瞪大眼睛,“有那么好的事?”

“当然,客户也提了不少新要求,设计思路恐怕得大改。”翊昭将邮件递给郡忻。

郡忻仔细一瞧,惊呼道:“那么多钱?”

翊昭俏皮一笑,点了点头,再度进入了测试间……

一段时间,翊昭全身心地投入到“栽椰低空卫星”研发工作中。

根据客户的新要求,翊昭扩大卫星容量,重置投放轨道,升级遥感功能,省吃俭用,大部分资金用于技术研发。他改造总控大厅,修缮柔性脉动式生产线,还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小型发射架,将一整棵椰子树装入卫星,实投实测。从早到晚,工坊内外,一群群小型飞行器机器人进进出出,火光和灯光昼夜不熄。

随着研发深入,客户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,送来的配件堆成小山,印刷的图纸叠成小楼。卫星原型机的功能愈发完善,翊昭愈发疑惑和不安。仔细检查反复修改的卫星设计图,一股迷茫的情绪涌上心头。

临近交单的日子,翊昭关停了所有的开发设备,一个人躺在床上,望着天花板上的设计图,久久不语。

咚!咚!咚!郡忻敲门进屋,坐在床边,一巴掌拍在翊昭的腿上,“咋的了?是不是放弃梦想了?”

翊昭头也不回,叹了一口气,“忽然感觉梦想好扯,追梦好累。”

郡忻环顾工坊四周,仔细打量停摆的研发设备,笃定年轻的翊昭一门心思搞创新,陷入了“倦怠期”。郡忻微微一笑,“梦想本来就很扯,所以我们要坚信,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”

翊昭扭头,看一眼郡忻,“那我应该坚守什么初心?”

郡忻听一愣,嘟囔想了想,缓缓道:“我觉得,无论怎么样,干航天工业,就是为社会造福,而不是为牟利造孽。”

“明白了!”翊昭眼睛一亮,轻点手指,指挥AI助手把床抬近天花板。他一把将设计图扯下来,撕了个粉碎。郡忻看得目瞪口呆……

几天后,翊昭开始清理工坊内的卫星配件。他拆毁总控大厅,推倒小型发射架,操作高脚机器人把所有的软硬件通通装入回收仓,并毫不犹豫地按下了销毁键。一时间院子里电光四射,剧烈的撕裂声震耳欲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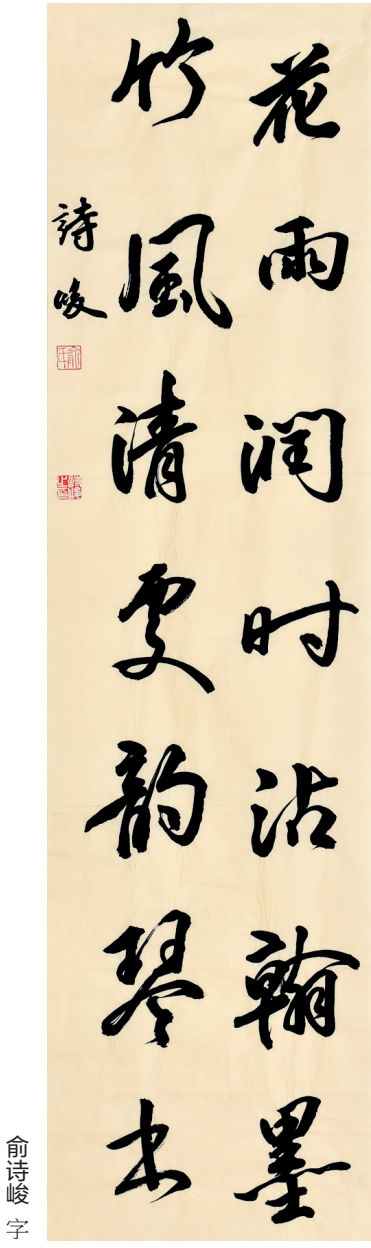
郡忻起来,大呼不好,急忙拦住翊昭,“你可投入大把钱了呢?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?”

翊昭扑哧一笑,慢慢解释。原来客户下单的目的并不是造什么“栽椰低空卫星”,而是偷梁换柱,忽悠翊昭制作投放导弹的卫星武器。翊昭发觉后,在梦想和道德之间犹豫了许久,直到郡忻鼓励他不忘初心,他才将情况上报了有关部门。

“那下一步可怎么办呀?”郡忻愁眉苦脸。

翊昭爽朗一笑,“多等一等,梦想没准就实现了呢?”

屋内弹出邮件提醒的声音,一笔新的订单到了。



俞诗琼 字